

長沙方歌括

卷貳壹



歌氏

括沙

方

時在光緒丁未歲
巴蜀善成堂校刊

長沙方歌括小引

譚炳
炎醫

漢文藝志云湯液經出於商伊尹皇甫謐謂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可知傷寒論金匱要略諸方除崔氏八味腎氣丸侯氏黑散外皆伊尹之遺方也伊尹因內經止有十二方詳於鍼灸而略於藥遂宗神農經旨專以湯液治病補內經所未及長沙得其真傳可謂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矣然余讀魯論能近取譬二句想見長沙當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卽以伊聖之方爲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了然於心而後從心變化而不窮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各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讀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謂之方者非聖人不

能作非明者不能述其藥品察五運六氣而取其專長其分兩因生
尅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湯宜散宜丸一劑分爲三服兩服頓服停後
服溫服少冷服少少嚥之服後啜粥不啜粥多飲水煖水之類而且
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煮漬取清汁或用水或用水及漿水潦水
甘瀾水麻沸水之不同宋元後諸書多略之而不知古聖人之心法
在此余同周鏡園飲中暢明其義歸而乘興韻之其詩爲藥證分兩
煮法服法等所限弗能工也戊辰歲余服闋復到保陽供職公餘取
傷寒論原文重加註疏書成附此六卷於後命男蔚按方而細註之
俾讀傷寒論者於人略我詳處得一捷便之法云修園陳念祖并題

醫病顧其自然說

病人之吉凶禍福寄之於醫醫者之任重然權不操諸醫而操諸用
醫之人何也人有大病庸庸束手無策始求救於名醫名醫入門診
畢告以病從何來當從何去得那一類藥而增劇者何故得那一類
藥除去那一病而此外未能盡除者何故病勢雖覺稍愈逾一二日
仍作或逾一二日而更甚於前者又何故一一爲病家說明定其如
此救誤如此溫清攻補如此按法立方服藥後必見出何證又見出
何證則可愈預斷其愈於何日何時病家能一一信其言而不疑且
架中不藏本草備要醫方集解萬病回春本草綱目東醫寶鑑馮氏
錦囊赤水元珠薛氏醫按景岳全書石室秘錄辨證奇聞臨症指南

之類又無強不_レ爲知之親友與依阿兩可素稱果子藥之先生
朱紫不以_レ名醫得以盡其所長傷寒卒病二三日可愈最遲亦不
出十八日之外風癆臆膈一月可愈最遲亦不出三月之外否則病
家疑信參半時醫猶可勉強從事俟其病氣衰而自愈若以名醫自
命者斷不可肩此重任反致取怨敗名余因熱腸而備嘗其苦凡我
同志可以鑒此前車今之方技家恃在口給見有同我者引之互相
標榜遜我者亦不却之臨深爲高至於窮本草經讀靈素法仲景其
立論爲耳所未聞其治效又目所僅見遂謙讓曰我不能如此之神
亦不能如此之偏以取勝也若輩造此偏之一字任令法高一丈其
奈魔高十丈且謂古書不可以今用卽於多讀書處謂其偏起死證

而生之卽以出奇冒險目其偏以致病家先入爲主廣集不偏之醫
歷誠罔效不得已始延爲破釜沈舟之計究竟終疑其偏麻桂硝黃
則曰汗下之太過也薑附苓連則曰寒熱之太峻也建中理中陷胸
十棗則曰補瀉之不留餘地也滋水之地黃補元之人參用應多而
而反少曰食之棗子至賤之甘草用應少而反多此等似是而非之
言更甚於恣肆不論於理之言知幾者正可以拂衣而去乃猶曰病
尙可爲不忍忽然而舍之此雖活人無已之心而疑事無功未能活
人且以誤人蓋藥之所以流行於經絡藏府內外無有不到者氣爲
之也氣不自到心氣主之膽氣壯之也彼旣疑我爲偏一見我之用
藥又出於意想之外則心氣亂內經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又云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是也不獨心氣亂而且膽氣亦因之而怯
丙經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云十一經皆取決於膽是也藥
乃草根樹皮及一切金石之鈍物原藉人之真氣以流行今心氣亂
而妄行膽氣怯而不行如琴連入口其寒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皮
毛鼓慄而寒狀作矣薑附入口其熱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心煩面
赤而熱狀作矣凡此之類不過言其大略不必淋漓痛切而再言之
其中之所以然者命也我亦順其然而已矣又何必多事爲凡我同
志者能以余爲前車之鑒則道愈彰而活人愈衆

徵引一

傷寒論平脈法第十三節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

得太陽與形證相應因爲作湯比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下利
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問曰何緣得此
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爲災怪耳程郊倩註望問固
醫家之事亦須病家毫無隱諱方能盡醫家之長因復出此條爲病
家服藥瞞醫之戒災因自作而反怪及醫故曰災怪然更有怪災病
不可不知得仲景法處仲景方病家大怪以示諸醫益搖腦吐舌而
大怪乃從其不怪者治之輕者劇重者死而災及其身終不解其病
謂何病此病近日竟成疫沿門漸染仲景却未言及想仲景時祇有
災怪病尙無怪災病耳一噓

按程郊倩謂怪災病孽不在庸醫之好造謠言而在病家之貴耳

賤目執俗本之本草查對名醫之處方執俗本之套語貶駁名醫之治法以致名醫嘆息而不與辨決然而去豈非災由自取耶憶戊辰春李太守名符清患氣短病余主以桂苓甘朮湯與腎氣丸間服許以半月必效旋有所聞驚怪而阻另延津門陶老醫服葶蘇杏仁枇杷葉木通之類三十餘劑腫脹癰閉而逝候補知縣葉名鈞偶患咳嗽微發熱小便不利余曰小青龍湯一服可效渠怪而不服另延姑蘇葉天士之族姪診之說水不制火火氣刑金君以地黃兩許麥冬阿膠枇杷葉貝母之類爲佐二十餘日後與余相遇於北關官廨自言咳嗽已愈唯早起氣覺短促餘無他病余察其面部皮裏膜外伏青黯之色圓口尤甚按其脈數而弦芤重

按之散而無神遂直告之曰此羣陰用事陽光欲熄之候宜拋去
前藥以白朮附子濃煎調生薑自然汁半杯六七服尙可急救葉
公以余言太激而不答是晚自覺倦怠異常前醫仍用熟地一兩
黨參五錢枸杞麥冬阿膠各三錢杜仲酒芍當歸各三錢炙甘草
一錢服之次早神昏不語痰涎如湧渠胞弟驚告余曰前言一綫
殘陽扶之尙恐不及况以熟地等助其陰霾之氣乎今陰霾之氣
上彌天際痰涎湧盛狀如中風蓋以肝爲風木之臟人當東方生
氣將脫之頃往往外呈此象其證與中風無異也診其脈弦數散
亂三五不調余直辭不治次日未刻果歿庚午秋七月前任天津
尹丁名攀龍過余旅寓見其面上皮裏鰐黑環唇更甚臥蠶微腫

鼻上帶些青色余直告之曰君有水飲之病根挾肝氣而橫行無忌此時急療可愈若遲至二十日病一發作恐醫日多方日雜總不外氣血痰鬱四字定出搔不著癢之套方卽有談及水飲緩治以六君二陳加減峻治以滾痰黑錫專方此敷衍題面而題理題神則盡錯矣以藥試病試窮則變計雖盧扁莫何丁君心怪言之過激弗聽至七月下旬病作中秋後漸重九月下旬邀診余告之曰向者所陳之弊今一一蹈之前說明病發後無庸用藥非自今推諉然無中生有之治法唯金匱咳嗽篇用十棗湯云咳家其脈弦者有水此主之又云支飲家咳滿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及一歲亦宜用此湯推病根成於舊歲冬初未及一歲且病發正

六十餘日尙在百日之內喻嘉言醫門法律咳嗽續論篇言之甚
詳侯有識有膽者用之而余則不能坐中有一老醫立爭不可余
姑擬龍牡甘荅行水化氣等藥而去遂不復延嗣余奉委到高陽
辦理賑務聞渠延醫滿座日以熟地枇杷葉炮薑附子肉桂人參
服之不斷漸至大喘腫脹吐血大衄耳目俱出血小水全無而歿
此皆怪災病之新案

徵引二

張隱菴曰順治辛卯歲予年四十有二八月中生一胃脘癰在鳩尾
斜下右寸許微腫不紅按之不痛隱隱然如一雞卵在內姚繼元先
生視之曰此胃脘癰也一名捧心癰速宜解散否則有性命之憂與

一大張膏藥上加末藥二三錢午間烘貼至暮手足蘇軟漸至身不能轉側仰臥於書齋心煩意亂屏去家人至初更時癰上起一毒氣從左乳下至肋下脇入於左腎入時如燒錐刺入眼中一陣火光大如車輪神氣昏暈痛楚難言火光漸搖漾而散神昏始蘇過半時許其氣復起其行如舊痛楚如前如此者三四次予思之此戊與癸合也然腑邪入藏自分必死妄想此毒氣不從脇下入腎得從中而入於腸胃則生矣如此靜而行之初次不從二次卽隨想而仍從於左乳下入於腸中腹中大鳴無從前之痛楚矣隨起隨想因悟修養之道氣隨想而運用者也

運氣法大能起鼓脹之證勞怯欬嗽亦妙

至天明大泄數次胸膈

寬疎繼元先生復視之曰毒已散解無妨事矣至次年中秋復發仍

用膏藥未藥毫無前番之狀而腫亦不消予因想運氣之妙經行坐臥以手按摩意想此毒氣仍歸腸胃而出如此十餘日而散

按讀此案知病家不能深信斷斷不可勉強相從且不必言及治當何法應用何方恐後到之醫矯吾言而走入錯路又恐其從吾言而還致生疑不如三緘其口之爲得

徵引三

喻嘉言寓意草云王岵翁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然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前病獲安兢以爲人參之力而御禍者反得居功謂其意申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余商確以示詳慎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

誤再誤也前所患虛風症余用甘寒藥二劑稍效俄焉更醫而致危不得已又召余視之雖用旋覆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症尙無暇於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參酌獨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余向爲岫翁視病言無不聽獨患此大病竟不樂與交談且日來喜食羊肉河豚以召風然亦不自由也蓋風煽胃中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卽清薄之味尙不易化況於肥甘乎今之醫家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語以虛風之證竟不知虛風爲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彼時余適有浙遊旋卽復得重恙召診時語余云一病幾危今幸稱可但